

命案首惡

罗杰◎著

人命关天，天不语。
嘘！别说出真相。



出版社

I247.5
L941

命案高悬

罗杰◎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命案高悬 / 罗杰著. — 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08.6

ISBN 978-7-80623-968-1

I. 命… II. 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73767 号

作 者	罗 杰
出版统筹	单占生 金 城
选题策划	陈 静 艾美工作室
责任编辑	张 娟
特约编辑	艾美工作室
美术编辑	李定斌
封面设计	回归线视觉传达
责任校对	丁淑芳
发行总监	陈霖霏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
邮政编码	450011
本社网址	www.hnwybs.cn
承印单位	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700mm × 1000mm
印 张	17.25
字 数	260 千字
版 次	2008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623-968-1
定 价	28.00 元

目 录

- 第 一 卷 一文钱造奇冤·人命危浅 / 1
- 第 二 卷 痴心独占花魁·把穷人统统打昏 / 20
- 第 三 卷 戏言十五贯·玩笑害死猫 / 39
- 第 四 卷 活尸鬼对案·人比鬼更恐怖 / 54
- 第 五 卷 血泪暗偷香·美色都是催命药 / 65
- 第 六 卷 重会珍珠衫·缘分天注定 / 82
- 第 七 卷 樊楼迷情·爱比死亡更寒冷 / 102
- 第 八 卷 陈年家私案·亲人不要脸 / 121
- 第 九 卷 肆意恶栽赃·害人反害己 / 135
- 第 十 卷 狱中讼冤情·最毒小人心 / 148
- 第十一卷 逃生救亲父·福祸弹指间 / 162
- 第十二卷 钝秀才否极泰来·谁比谁傻多少 / 192
- 第十三卷 一鸟引命案·看在钱的分上 / 203
- 第十四卷 太守断死婴·淫心假正经 / 214
- 第十五卷 金鳧惹灾祸·万物皆有灵 / 232
- 第十六卷 罗衫恩怨录·善恶轮回报 / 250
- 附 录 一 读者票选“命案”语录Top100 / 266
- 附 录 二 网友热评 / 270

第一卷 一文钱造奇冤·人命危浅

1

景德镇，小地方，极有名。

明代那会儿，当地就有不少人家，自造土窑，烧制瓷器，做好瓷坯，绘上花鸟虫鱼，人物肖像，风景图案，当收藏品，公平买卖，换些银钱。

王三儿，就是当地专业户之一，聊以糊口。

王三儿之妻，本名杨花，出身渔家，长在河边，跟随父亲，打鱼谋生，自小水性就很好。

十七岁的雨季，本村媒婆说亲，杨花嫁到景德镇。婚后，生下一子，取名智儿。顾名思义：智能儿童。

每月，王三儿都出门，贩卖瓷器，一走十来天。妻子杨花，姿色尚可，内心寂寞，不免招蜂引蝶，结交炮友。

这日午后，杨花肚子疼，想喝碗辣椒汤，便给了智儿一文钱，到街口铺子，买包辣椒。

智儿六岁，聪明懂事，拿了钱，拣了两个青果，揣裤兜里，蹦蹦跳跳出了门。走出家门，不到百步，碰上街坊刘旺的小儿刘再旺。再旺比智儿大两岁，常常欺负智儿。

今日，见智儿上街，兜里鼓鼓囊囊，几步上前缠住智儿，问：“裤里啥东西？”

“你猜。”智儿侧身闪躲。

“我若猜着呢？”再旺不怀好意。

“你哪能猜到是青果。”智儿机灵地说。

“只问你，猜着了怎么办？”再旺笑得厉害。

“猜到了，我输你一文钱。”智儿说，“猜不到，你给我一文。”

“青果。”再旺叫道。

“不算。”智儿耍赖，“你得猜到有几个。”

再旺死死盯住智儿的裤兜。

智儿小手攥紧裤兜，自信地说：“料你也猜不到是两个。”

再旺挠挠头皮，小眼睛翻翻，伸出一巴掌：“五个？”

“错。”智儿欢欣鼓舞，“两个。你得给我一文钱。”

“该你给我，我猜到青果了。”

“你给我，你给我。”

两个孩子，天资聪慧，争执不休，扭打一处。智儿体弱，不敌再旺，一文钱和青果，都被抢去，只得回家，哭诉遭遇。

杨花气得肚子都不疼了，牵着智儿，来到街上，找再旺算账。

再旺看人斗蟋蟀，聚精会神，后脑勺挨了一巴掌，回头一瞧，杨氏满脸凶光，惊异道：“你打我？”

“说对了！”杨氏叫骂，“小杂种，不学无术，青天白日，抢我儿的钱。”

“他输给我的。”再旺指着智儿，申辩。

“啪！”杨氏又是一巴掌，打在再旺小脸上，指印醒目。

“你打你打！你再打！”再旺怒了，拽住杨氏衣裙，来回摇摆。扭打中，拴在腰间的十几文钱，四散落地。

“听到没？”杨氏对儿子道，“这等请求，定要答应。”

智儿点点头，抡起拳头，上前就打，杨氏帮忙，又挠又抓，上阵母子兵，两下，再旺小脸，五彩斑斓，夺路而逃，回家搬出母亲孙美人。

孙美人，一副龅牙，里外三层，人未到，牙先至，一见杨氏，破口大骂：“你这竹竿都捅不到底的偷汉精！我儿杂种？你儿是神仙？八百罗汉一同干的！”

只此一嗓，街头闲人，捂着耳朵，跑掉一半。

杨氏被揭短处，十分心虚，牵着智儿，转身就走。

“想跑，早干吗呢？”孙美人步步紧追，“没事出来找骂挨，天底下就没这么贱的。”

“烂龅牙，不理你，你还来劲了。”杨氏还击。

“龅牙怎么啦？”孙美人仰天大笑，“啃瓜，无须刀叉；喝茶，可隔茶渣。”

杨氏不是对手，紧闭门户，蹲在墙角，搂着儿子，说让这泼妇骂，咱们以德服人。

“关起门来，就能躲么，不如到铁匠铺，打只铁箍，把你家祖坟箍住，别叫我给骂裂了。”

孙美人不依不饶，堵在门口，骂得风云变色，自己也乏了，才偃旗息鼓。

黄昏，王三儿归家，此番出门，赚得一笔，心想，回到家中，喝二两追魂小酒，吃几盘热辣荤菜，炕上整点儿俗人乐。

孰料，一到家，王三儿便听闻午后之事，极愤懑，上门教训孙美人，亦不敌对手，无功而返。

明明排行老三，今日变成老八，王三儿耄回家，拧住杨氏的一绺头发，原地转圈。

“到底偷过汉没有？”王三儿审问。

杨氏岂敢认，只说孙美人诬陷。

“若你清白，人家堵在门口骂，怎不敢出声？”

“那泼妇，断难讲理。”

“她是泼妇，你是淫妇！”

王三儿孟浪饮酒。

怒火加酒精，虚弱烧成力量，觉得自己牛，其实是蜗牛。

王三儿痛打老婆一顿，打完，找出一条粗麻绳，扔到杨氏面前：“你若清白，就吊死在她家门前！”

杨氏午后腹痛，下午挨骂，夜晚挨打，相当充实，充实到绝望，一咬牙，捡起绳索，冲出门去。

黄昏，镇中酒肆、钱庄、茶馆、客栈、果铺，统统门户紧闭，唯有招揽生意的幌子，

摇头晃脑，寂寞飘摇。

西林巷，青石板铺的街，狭窄、扭曲、细长，打一个喷嚏，转三个弯，晃晃悠悠由街头传到街尾。街两旁，民房陈旧，土黄色、瓦灰色、乌黑色，黯淡浑浊，漏雨的漏雨，透风的透风，门板色泽斑驳，条条裂缝，屋檐下，落几滴苦咸露水，敲在石板上，铮然清脆。

小酒铺掌柜刘成林，站在自家门口小解。

刘成林精瘦，尖嘴猴腮，背有点驼，形象猥琐，油滑且愚蠢，一看就卖过假酒。老刘打着哈欠撒尿，上下都忙。尿完转身，脑袋撞上个东西，仰脸一瞧，一双绣鞋，绣鞋上面，两条细腿，再往上，腰身、胸腹——完整的一个女人！

刘成林跌跌撞撞，奔回屋中，叫醒伙计黎大胆，抖着声音说：“门外，屋檐下，挂着一个女的。”

黎大胆梦里逛窑子，消费一半，被迫惊醒，郁闷道：“眼花了吧？”

“老子火眼金睛！”

“莫不是谁家把腊肉挂错了？”黎大胆口中嘟囔，翻身续梦。

“啪！”刘成林照准伙计后背一巴掌。

老刘很生气，腊肉！谁他娘见过一米五几的腊肉！

黎大胆无奈，自己打工，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只得起来，点支蜡烛，与刘成林出门观看。

果然，一具女尸！

老刘紧紧抓住伙计的手。

“我不怕。”黎大胆原地抽筋，双腿颤抖，六神无主。

“老子的店，老子怕。”老刘道，“莫名其妙挂个死人，惹的是官司。”

“不怕。”黎大胆面色惨白。

“平常你胆儿比谁都大，装得那么匀。”

“我在想法子。”黎大胆辩解。

“想个蛋！”老刘骂，“笨。回屋拿个凳子，踩上去，把这妇人解放了。”

解下妇人，刘成林伸手一摸，妇人尚有余温，显然才死不久。

必须处理掉死尸。刘成林急中生智：不如，将这妇人，挂到别家门前。

黎大胆否决：不妥，尸体暴露，终是一场官司，追查起来，也要查到你我二人头上。

“那——埋了她。”刘成林想，此言有理，半夜三更，找屋檐、挂尸体，难度大，不如让她在社会上消失。

“抬到江边，刨坑埋了。”老刘道。

“江边甚远。”

“又怕了吧。”

“我黎大胆，没别的本事，就是胆大。”黎大胆一咬牙，“抬就抬。”

浮梁县江边，杂草丛生，潮湿黧黑，冷风飕飕。

刘、黎二人，穿街走巷，将妇人尸首，抬到河岸，坐着喘气。

须臾，老刘压低声音说：“我刨坑，你捡些杂草树枝来，掩盖尸坑。”

“成。”

老刘奋勇刨坑。

半炷香工夫，黎大胆裤子湿着尿回来，手里只捏了一片树叶。

“这够什么用的！”老刘敲自个儿脑袋。

“天太黑。”黎大胆嗫嚅道，“不好找。”

老刘恨不得将伙计带女尸一块儿埋了。

“铁锹给我，我来刨。”黎大胆说，“掌柜的，您歇歇。”

“刨你娘刨，老子把你黎家祖坟刨了。”

黎大胆不出声，眼神直了，手指老刘身后：“那边，好像有人过来。”

老刘回头，恍惚见一些人，手提灯笼，星火点点，顺沿江岸，朝这边走来。

“跑。”刘成林撇下女尸，拔腿就逃，充分显示出破落小商人，见风使舵，逃避责任的卑劣本性。

黎大胆愣了半晌，蓦然醒悟，跟在刘成林屁股后面，撒丫子逃窜。

晨曦。

雾相当薄，一缕阳光，透射而出，轻率漫漶，温度冷淡，像风筝线，似有若无。

王三儿醒来，回想昨夜，逼走老婆，十分懊丧，翻身起床，出门寻找，不见杨花，恼怒之下，找到孙美人，劈头盖脸诘问：“泼妇，你将我妻尸首藏在哪里？”

孙美人一口唾沫，呈喷射状，啐王三儿脸上：“烂王八，抽风也不挑个地方。”

街坊围观。王三儿指认：孙美人恶语中伤，逼死其妻，就在昨夜，其妻吊死在孙美人家门口，今日却不见尸首，定是泼妇，藏匿起来。

孙美人岂肯承认，反问王三儿：“你哪只眼睛看到的？”

王三儿语塞，自己何曾看到老婆上吊，只是猜疑，并无凭据。

街坊相劝：人命关天，孰是孰非，找衙门公断。

王三儿说：“只怕某人心虚，不敢前去！”

孙美人怒吼：“老娘拳头上能站人，肩膀上能跑马，刀山火海，奉陪到底！”

“走！”王三儿扯住孙美人衣袖，“浮梁县衙门，打官司！”

浮梁县衙门口，右边一张大鼓，左边一面铜鼓。两扇朱红大门，镶嵌锃亮铜钉，耀眼醒目；与粉白、雕刻繁缛的重檐照壁，恰成鲜明对比。门两旁，一对睡眼惺忪的衙役，手执水火无情棍，站岗值勤，神色倦怠。

王三儿击鼓鸣冤。公差进去禀报，县令崔大尹，下令升堂。

王三儿来到堂上，状告孙美人，丧妻之痛，溢于言表。

崔大尹仔细听了，问王三儿：“你所言，可有人证？”

王三儿说有，请来街坊邻里，出面作证。

孙美人素来嘴臭，得罪四邻。街坊作证，证词皆偏向王三儿，且添油加醋，夸大孙美人恶意中伤之举。将此命案，套在孙美人头上。

众人证词，完全一致，崔大尹信以为真，当即派公差，前往孙美人家中，搜查杨氏尸首。公差到了孙家，连鸡窝都翻了，未曾找到。

“刁妇！”大尹双眼，死盯孙美人，“说，尸首藏匿何处？”

“民妇冤。”面对县令足以击落苍蝇的目光，孙美人毫无惧色。

“你冤？如何冤？”

“杨氏骚货，母黄鼠狼，嫁到本县，全村公鸡都去围观。”孙美人伶牙俐齿地说，“指不定和谁私奔了，倒赖上了我。”

“说人私奔，可有凭据？”大尹问。

孙美人无言以对。

大尹继续审问，孙美人只说不知。

“拶指！”崔大尹扔出一支签，腾空旋转，落地。

公差拿来刑具，折磨孙美人。孙美人哭喊，尖厉刺耳，犹如猫狗，被踩断尾巴。

刑罚用过，孙美人十指血淋淋，仍叫冤枉，声声凄厉。

崔大尹束手无策。

刁妇如此顽强，死不招认。杨氏尸首，又搜寻不着，难以定罪。无奈之下，只得将孙美人拘禁，待找到杨氏尸首，再行发落。原告王三儿，自回家中，等候消息。

王三儿家中，冷锅冷灶，家具什物，蒙了厚厚一层灰，看上去竟有几分狰狞。再看智儿，一味酣睡，嘴角淌着哈喇子。

昔日生活，恍若隔世。

前途难觅山河水，回头不见艳阳天。王三儿内心，一片灰暗。哪会想到，昨夜，杨氏失魂落魄，心慌意乱，黑灯瞎火中，竟找错了门户，将自己吊在刘掌柜酒铺屋檐。

刘成林与伙计黎大胆，将杨氏尸体，抬到江岸，企图掩埋，发现一帮人过来，二人仓皇逃逸。而后，景德镇大户朱昌，带着十几个家丁，打着灯笼，疾步沿河岸过来。

月前，朱家与邻县太白村的赵家，争夺稻田，未能得手，打算趁着夜黑，乘船去赵家田里割稻子。

朱昌的首席家奴李才，提着灯笼，走在前面，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人。以为是醉汉，

踢了两脚，却不见醉汉动弹。

“喝成这样。”李才想，“若他揣着银子，我拿了便走。”

李才俯身，去掏银子，手一触到，感觉不对，拿灯笼一照，才发现，是一具缢死的妇人尸首。

妇人面目苍白，全无血色，舌头乌青，吐露一半，一双眼睛，半睁半闭，渗透丝丝幽绿光芒。李才慌忙通报主人朱昌。

朱昌率众家丁近前查看。

“老爷。”李才问，“是死人吧？”

朱昌若有所思，眼珠溜溜乱转。

“或许死了，或许没死。”朱昌居心叵测地说。

李才迷惑。

“去，捡块石头来。”朱昌说，“我即可验证死活。”

李才捡来一块顽石。

朱昌接过石头，拿在手中，掂掂分量，照准杨氏脑袋，猛击。

“确实死了。”朱昌扔掉石头，拍拍手。

一帮家丁呆了。

“回府去，叫几个妇人来。”朱昌吩咐李才。

不一会儿，李才引几个妇人来至河岸。

朱昌又吩咐，将尸首抬到船上，藏好。然后，带家丁等人，一同上船，驶向太白村。

上了船，李才问朱昌：“老爷，怎将尸首藏在船中？”

“自有妙用。”朱昌诡秘一笑。

4

黎明。

船到太白村，离良田一箭之地，朱昌下令停船，用烂草绳，将船拴揽在树桩上。男男女女，统统下船，直奔田间，收割稻子。只有朱昌、李才二人，留在船上。

田间有人看守，见朱家人等，来抢稻子，急忙跑去禀报主人。

太白村赵家，也是一个大户。所谓大户，相当于如今，社会上有地位，闹市区有摊

位，银行里有席位，股市中有座位，火葬场有床位的豪门。

赵家主人赵完。属下田产，原是表兄赵宁所有。早年，赵宁借过朱家的钱，承诺拿田产相抵。后又卖与赵完。

上月，赵宁病故。故此，朱、赵两家，相互争夺。

赵完单手托一尊紫砂壶，口对茶壶嘴，悠然品茗。忽闻朱家来人，田中抢割稻子。一口热茶，烫了舌，烫了心，烫了胃，忙叫儿子赵宣，召集自家男女，数十余人，齐奔稻田，上演人为财死的武打片。

赵家男女，一个个裸臂揎拳，气势汹汹。见到朱家人，抬手就打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朱家人气短，作鸟兽散，逃到岸边，赵家人紧追过来。其中一个，赵家雇工田牛儿，力气超群，抢先杀到。朱家人见其来势凶猛，往两边一闪，形成包围圈。

我是弱智我无所谓。田牛儿一头冲进圈套。朱家人蜂拥而上，将田牛儿围困。

“围得好！”田牛儿自恃勇猛，但未及出手，已感到雨点般的拳头，带着冰雹的分量，落到身体各个部位。

“拖到船上来打！”朱昌在船上呼喊。

田牛儿被拖到船上。李才扯断烂草绳，执篙一撑，船离岸，向河心荡去。

赵家人双眼血红，立刻划船来抢人。

两艘船，一前一后，知道的，是仇家追击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赛龙舟呢。

一番追逐，赵家的船，终于赶上。两家男女，站在各自船上，摇摇晃晃，相互攻击，拳脚乱飞，极其热闹，男人脱去衣衫，光着膀子，赤臂大战，疯狂折腾，四十多人，落入水中。

妇女们各自挣扎上岸，男人继续水中殴斗。

“再打就出人命了，有话岸上说。”岸上看热闹的，纷纷喊叫。

趁乱，朱昌向李才耳语一番，李才心领神会，将藏匿船中的妇人尸首，拖出来，抱在怀里，跳入水中，高声喊叫：“赵家人打死我娘子了！”

其声惊动四方。

赵家人闻言，知道不妙，四散逃脱。朱家人乘机追打，赵家人吃亏不小。

“穷寇勿追，先将尸首抬到岸边。”朱昌喝住家丁。

家丁明了，老爷要借妇人尸首，恶搞赵家。

果不其然，朱昌对岸上围观者演说：“列位地方邻里，亲眼看见了，赵家人活活打死我仆人李才之妻。若打官司，相烦各位，作个证人。”

围观者，无人应答，各走各路。爱凑热闹，遇事便躲，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。

朱昌命人，将尸首卷进芦席，拿绳索绑紧，四人扛着，向赵家去，观热闹者，又尾随而至。

赵家这边，一行人奔回，急报赵完。

赵完一听，出了人命，血液倒流，冷汗喷涌，通体湿透。

“朱家人抬着尸首，正往家里来。”一名家丁，又来禀报。

赵完手足无措，叫儿子赵宣拿主意。

赵宣急中生计，附在父亲耳根，低声说了几句。

“啊！”赵完惊叫，“如此干，行吗？”

“事不宜迟！”赵宣口气坚定。

赵完无奈，叹气点头。

赵宣安排：除心腹家人赵一郎外，其余人等，皆避到后堂，听见敲锣声，再冲出来。

待家人退了，赵宣将各处门户，紧紧关闭，又找来一个棒槌、两扇门板。而后，支使赵一郎，到下厨，叫老厨子丁文前来。

“少爷要吃饭么？”赵一郎问。

“吃个蛋！”赵宣骂，“少废话，叫你去，你就去！”

赵一郎穿回廊，过厅堂，步进厨房，叫老厨子丁文：“少爷要吃个蛋，命你送去。”

丁文拣了两只五香卤水蛋，拿荷叶包上，随赵一郎前往。

“少爷，是吃卤水蛋么？”到了回廊，丁文问赵宣。

“到我跟前来。”赵宣反手拿棒槌，面无表情。

丁文走近，赵宣提起棒槌，对准丁文太阳穴，猛然一击！

丁文倒地，手里捏着卤水蛋，脚一抖，一抖，垂死扑腾。

赵宣又重击一槌。丁文气绝。

赵一郎嘴张大，眼瞪着，腿颤抖。

恰在此刻，有人到来——田牛儿母亲，蜗居赵家宅后，闻听殴斗之事，担心儿子鲁莽，惹了是非，赶来探听。小脚无声，行至回廊，正撞见血腥一幕。

“阿弥陀佛！”老太太丢了拐棍，惊呼，“青天白日，怎行凶伤人？”

“到我跟前来，我说与你听。”赵宣冷冷道。

田婆懵懂，凑近来听。赵宣照着顶门，一棒打去。

田婆脑浆、鲜血，喷涌而出，死尸倒地。

赵宣手提棒槌，胸脯起伏，目光凶悍，冲赵一郎：“到我跟前来。”

“我这儿听到见！”赵一郎跳开一丈远。

“你过来！”

“我啥都没看到。”赵一郎扑通跪地，浑身筛糠。

“起来！”赵宣低吼。叫赵一郎帮忙，将丁文、田婆，两具尸首，抬到中堂，用门板压上。

“此事，万勿泄露。”赵宣嘱咐赵一郎：“事情平息，分你一股家私。”

“都烂在里面。”赵一郎拍肚子发誓。

此刻，外面乱哄哄，人声鼎沸，朱家人已杀到。

赵宣与赵一郎，急忙闪出，躲进偏房。

朱家人等，抬着尸首，一路冲进赵家宅院，不见一人，行至中堂，将尸首居中放下，朱昌指挥：“冲进内宅，擒住赵完，与尸首绑在一处。”

众家丁动手，乒乓乱打，中堂门板，一扇一扇，接二连三，轰然倒塌。

朱家人只顾向前，岂知门板下，已有两具尸首。

此时，赵宣敲锣，后堂家人闻讯，呐喊而出。

朱昌这边，只当赵家来抢尸首，与赵家人等，你揪我扯，又打作一团。

趁乱，赵宣与赵一郎，同声高喊：“田牛儿，你母亲被打死了，不要放走了朱家人！”

“我娘如何在这里？”田牛儿奔来。

“方才，她同丁老头，前来找我，门板压下，我闪得快，才保住性命。”赵宣说。

田牛儿掀开门板，见老娘，横躺地上，脑浆迸裂。登时心疼难忍，号啕不止。

朱昌闻听赵家人丧命，回头一望，果见尸首，非常胆寒，慌忙往外跑。家人见状，跟着逃窜。哪知门口，十几个精锐打手，手执棍棒，把守出路，无处可逃。

“来啊！”赵宣嚷，“将朱家人，全都绑了，锁在堂上。”

擒贼擒王，朱昌率先落网。田牛儿跳着脚，要杀朱昌。

“不可！”赵宣横身阻挡，“人命官司，关系重大，当送交官府治罪。”

此时，乡邻集聚赵家大宅门口，正合赵宣心意。当即留住乡邻，酒席款待。

席间，赵宣请人，写一纸公呈证实：朱家人，为争良田，白昼劫杀，害死赵家两条人命。

乡邻多是赵家佃户，也就顺水推舟，写下公呈。

赵宣又找人，书写状词，率领乡邻，浩浩荡荡，同往浮梁县衙门，击鼓喊冤。

5

又是人命案！

四十八岁的县官崔大尹，暗自嗟叹：本命年，果然不顺。

赵家一千人，来到堂上，赵宣递交状词，乡邻奉上公呈。崔大尹看过，此为人命重案，立刻吩咐公差，备好轿子，带仵作、衙役等人，亲自前往赵家，勘察现场，检验尸体。

赵家已自设公案，迎接县官。

到了地方，崔大尹下轿，进了赵家大宅，端坐正堂。即命仵作，检验三具尸首，细查致命伤处，而后报来。

仵作先验了文、田婆两具尸体，再验朱家带来的女尸。

丁文：太阳穴，受击伤，伤口二寸有余。骨头粉碎。

田婆：脑门洞开，骨髓漏尽，系重物所击致命。

女尸：额头受挫，淤青肿大，但非致命伤；颈下，一条血痕，乃绳索勒住，窒息而死。

仵作将检验结果，如实禀报崔大尹。

崔大尹心下疑惑，唤朱昌来问：“此妇人，是何人？”

“是小的家奴，李才之妻。”朱昌跪着，不抬头。

“李才在否？”

赵家人将捆绑如粽子的李才，押解上来。

“李才。”崔大尹问，“你妻，可是今日当场打死的？”

“是、是。”李才道，“求县老爷做主。”

崔大尹不语，亲自检验三具尸首，疑窦丛生。命衙役，将尸首，装入棺木，盖严封好，带回县衙。赵、朱两家人等，一同回衙，听候审案。

崔大尹坐在轿子里，晃晃悠悠，苦思冥想，心中明白几分。

趑回县衙，崔大尹令众犯，都跪在仪门外，单叫朱昌一人，上堂问话。

“朱昌！”崔大尹一拍惊堂木，“你指使手下，打死赵家两条人命，连那妇人，亦是被你谋害！”

“赵家人命，与我无关。”朱昌稳住神，申辩，“妇人，确系家奴李才之妻，被赵家人，打落水中，溺死的。”

“溺死的？”崔大尹命衙役，押李才上堂，接着问，“你家主人所言，你妻是落水溺死，可属实？”

李才点头认可。

“哼。”崔大尹冷笑，“忤作验尸，妇人额头，确有挫伤，但不足以致命，而其颈下，血痕醒目，明明缢死无疑。”

此言一出，五雷轰顶，效果显著。

朱昌、李才瑟瑟发抖。

“你等主仆，沆瀣一气，狼狈为奸，狡辩抵赖，夹起来打！”

衙役上来，先脱去朱昌鞋袜，套上夹棍，动起刑来。

朱昌富贵之人，皮细肉嫩，何曾受过如此苦痛。哀怨惨叫，上求神仙，下求阎王，皆不灵验，只得吐露实情：“此妇，是浮梁县江口，不知何人抛下的，早已死了，小的不过拿石头砸了一下。”

书吏记录口供。

“此妇人，到底是你妻子否？”崔大尹再审李才。

“不是。”李才见主人招供，也不死扛，怯懦道，“小的有罪。”

“冒认妻子，诈害他人，夹起来打！”

“是家主叫小人认小的。”不招挨打，招了也打，李才急忙申辩。

崔大尹疾恶如仇，绝不宽恕，用刑完毕，又传唤赵宣及其乡邻到堂。

赵家人等，一口咬定，朱家人扛尸首到赵家，乘势打死丁文、田婆。

崔大尹判定：朱常设计，诈害赵家，打死人命一事，完全属实。只有一个疑点：那死妇人，到底是谁？

想来想去，又以苦刑，强逼李才招供。

李才受刑不过，违心招认：为恶搞赵家，自己用绳索，缢死过路的外乡妇人。

崔大尹结案：将朱昌、李才拟成死罪，下在死囚牢，秋后问斩。朱家参与毆斗的男